

安顺山水的梦幻华章

易华



黄果树大瀑布 卢维 摄

初踏安顺之地,仿若轻启一部尘封千载,如烟生辉的古籍。每一寸土地似写满神秘符文,每一隅景致如灵动诗篇,交织成一场令旅人魂牵梦萦的山水人文绮梦。

黄果树瀑布,仿若安顺的激昂序曲。尚在远方,那如万马奔腾、雷霆震怒的轰鸣声,便轰然撞入耳膜,恰似远古战神擂响的战鼓,震颤着大地的脉搏,瞬间夺人呼吸。循声奔去,只见一道雄浑壮阔的水帘,仿若银河决堤,九天倾泄,豁然砸落在犀牛潭中。那迸溅的水花,恰似团团云雾,腾空翻涌,刹那间周遭化作瑶池仙境般的朦胧幻境。阳光穿透水雾,折射出七彩霓虹,宛如梦幻之桥,横跨瀑布,一端连着烟火凡尘,一端通向缥缈天宫。伫立观瀑台,细密水珠扑面而来,打湿衣衫,心间涌起的唯有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顶礼膜拜。它是安顺的烫金名片,更是贵州山水的灵魂图腾,悠悠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桑田。

从黄果树瀑布的豪迈中转身,踏入龙宫,仿若一步跨进了静谧幽邃的水下仙宫。“龙宫”二字,单听便觉仙气氤氲缭绕,引人遐思无限。

乘船悠悠驶入,仿若穿越一道神秘莫测的时空之门,缓缓踏入龙王的水晶宫阙。刚靠近洞口,一股沁凉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带着丝丝缕缕的幽寒,仿若在轻轻诉说着这里亘古的秘密。踏入洞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如梦如幻的光影世界,那是洞顶斑斓灯光与石笋、石柱交织而成的奇景。石笋、石柱森然林立,它们在悠悠岁月与潺潺流水的精心雕琢下,变幻出万千令人惊叹的姿态。

有的仿若擎天巨擘,高大巍峨,笔直地耸向洞顶,似要撑起这神秘地下宫殿的整片苍穹,那粗糙又极具力量感的纹理,仿佛铭刻着岁月的沧桑变迁;有的恰似仙子临凡,身姿婀娜,衣袂飘飘,石质的“裙摆”在微光中仿若流淌的水波,婉约柔美,叫人忍不住多看几眼;还有的仿若奇珍异兽,或盘踞蛰伏,仿若沉睡千年的巨兽,只等一声春雷唤醒,或追逐嬉戏,灵动鲜活,栩栩如生,让人仿若闯入了一个神秘的动物王国。

洞顶垂下的钟乳石,宛如串串珠帘倒挂,长短不一,错落有致。在五彩斑斓灯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梦幻般的晶莹光泽,每一滴欲坠未坠的水珠,都仿若被施了魔法,凝固成璀璨的水晶,又仿若繁星坠落凡尘,散发着静谧而迷人的光芒。那一泓泓幽蓝深邃的池水,仿若澄澈明镜,倒映着洞中的奇景,虚实相生,难辨真伪,偶尔有小船划过,泛起的涟漪轻轻晃动着水中的“另一个世界”,光影交错,仿若一场水下的梦幻舞会。船桨轻摇,水波漾漾,静谧之中唯有水滴坠落的清脆回响,宛如天籁仙音,叩击心扉,尘世纷扰皆被这清幽之境隔绝在外,只留满心沉醉,仿若已与这水底洞天融为一体,尽享空灵清幽之妙。

天龙屯堡,则似一部厚重的史书,承载着深沉的历史记忆。踏入屯堡,仿若梦回明朝。清一色石木结构的建筑,石头墙壁、石板屋顶,古朴厚重,虽历经风雨侵蚀,依然坚如磐石,仿若默默守护着那段尘封过往。街巷间,身着宽袍大袖、蓝色斜襟长袍的屯堡妇女穿梭往来,服饰上精致的花边、古朴的图案,每一针每

一线皆绣满岁月履痕。老人们闲坐家门口,沐浴暖阳,面容安详,眼眸深处透着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坚毅。屯堡地戏,更是这片土地的文化亮色。演员们头戴木雕面具,身着明艳戏装,手持兵器,在露天场地演绎历史传奇。豪迈粗犷的唱腔,穿越时空,回荡街巷;刚劲有力的舞姿,模拟战斗的场景,一招一式尽显先辈英勇豪迈。剧目多取材于历史故事,一场戏便是一部鲜活史书,让历史融入日常琐碎,跃然眼前。

乡间的云峰八寨,亦藏着安顺的别样风情。连绵起伏的喀斯特峰林环抱之中,古老村寨错落分布。青石板铺就的小路,蜿蜒曲折,串联起一座座雕梁画栋的四合院式民居。精美木雕、石雕随处可见,花鸟鱼虫、人物故事,皆被工匠以鬼斧神工之技镌刻其上,宛如艺术殿堂。漫步村寨,微风携来泥土芬芳与庄稼清香,耳畔鸡鸣犬吠,仿若世外桃源般宁静祥和。热情好客的村民,操着乡音普通话,拉着旅人讲述村寨传说、家族故事,眼眸中满是对土地的挚爱。这里,质朴纯真的生活气息,仿若磁石,吸引着都市人的疲惫心灵前来栖息。

美食,是安顺之旅不容错过的精彩。安顺裹卷,形如精巧春卷,薄如蝉翼的米皮,裹上丰富馅料,浇上香辣诱人的辣椒油与特制酱汁,轻咬一口,米皮软糯,蔬菜清爽,酱料浓郁,酸辣交融,欲罢不能。花江狗肉,食材虽存争议,在当地却备受推崇,炖煮入味,肉质鲜嫩,搭配独特蘸水,鲜香四溢,暖彻周身。莽凉粉则是夏日消暑良品,滑溜溜的莽凉粉刮成细条,拌上腐乳、葱花、折耳根等调料,入口

即化,清凉爽口,带着荞麦香气,一碗下肚,燥热顿消。这些美食,承载着地域文化基因,化作旅人舌尖上的难忘记忆。

安顺的夜,同样韵味悠长。华灯初上,市区儒林路热闹非凡,古色古香的街道两旁店铺琳琅满目。传统手工艺品店中,蜡染制品色彩斑斓,图案带着浓郁民族风情;银饰店光芒闪烁,造型各异的银饰让人爱不释手。漫步其间,还能听闻街边小店传出的悠扬乐声,本地戏曲或流行民谣,与古风街道相融。夜市上,小吃摊热气腾腾,烟火缭绕,人们围坐品尝美食,分享见闻,欢声笑语回荡夜空。抬头仰望,夜空繁星点点,与街边灯火相互辉映,仿若人间烟火与自然美景交织的绝美画卷。远离市区,乡村民宿伴着蛙鸣虫唱,躺在院子里的躺椅上,仰望星空,璀璨银河仿若浩瀚光带横跨天际,让人慨叹宇宙浩瀚与自身渺小,思绪随繁星飘荡,心间满是眷恋。

安顺,这片神奇土地,用山水、人文、美食与夜色,编织出一场绮丽梦幻之旅,让旅人沉醉不愿苏醒。它仿若大自然与历史孕育的稀世珍宝,深藏在贵州山水间,静候更多人探寻品味。当列车缓缓驶离,旅人心中已默默期许重逢,只因安顺每个角落,皆藏着触动心灵的力量,值得一次次奔赴,让人铭刻终生。

或许,这就是安顺的魅力真谛,它低调内敛,不事张扬,却凭独特韵味,在岁月长河中静静流淌,发挥着持久迷人的光芒,成为旅途中永不褪色的亮色。愿听闻安顺之名者,皆能踏上这片土地,开启诗意旅程,感受深藏不露的美,收获独一无二记忆。

“旦”字意象

□都安

在岁月的长卷里,轻轻一翻便是那元旦之晨,新岁的开篇看那“旦”字,如画卷舒展波澜壮阔,藏着时光的深邃。

“旦”,非只是简单的一划一弯它是海面起伏,浪涛滔天的壮观深邃的蓝,与天际相接。

无垠的广,让心灵得以翩跹。在那波涛的尽头,一抹红晕渐显是红日初升,从海平面跃然它喷薄而出,带着无尽的热情照亮了海面,也点燃了心田。

那红日,如炬如火,炽热而灿烂,它的光芒,洒满人间,无处不暖它是希望,是梦想,是新的起点在元旦之日,与我

们紧紧相牵。“旦”字之中,藏着生命的律动。

是勃勃生机,是奋发的象征它告诉我们,无论过去如何沉重新的一年,总有新的可能,新的憧憬。

元旦之际,我们站在时间的门槛望着那“旦”字,心中涌动着期盼愿以蓬勃的朝气,迎接每一个晨曦以奋发的斗志,书写新年的华章。

“旦”,是开始,是希望,是永恒的瞬间,在元旦的钟声里,它熠熠生辉璀璨夺目让我们携手同行,在这新的一年共同追寻那红日初升,光芒万丈的梦想之路。

冬天,安顺

□郭红宇

如果贵州是一片星海,安顺,或许就是其中最亮的星在逝去的半个多世纪用一座瀑布为黔贵代名

黄果树的流水,日夜不息时而澎湃,时而平缓似历史长河,奔流不停文脉赓续,连绵不绝

青石路、石板房冬日阳光,斜洒在驿道上岁月静好,山河无恙屯堡,封印又惊艳了时光

苗岭的风,轻拂过山岗民族融合的智慧战天斗地的坚强都凝聚在地戏、在芦笙舞、在蜡染

走进21度的城市度过21度的夏天热闹喧嚣过后在冬日回归宁静与悠然

时光似乎在慢慢剥蚀也变得悠长安之若怡,顺其自然平凡,最是不凡

冬游格凸河

□王苗人

冬日里周末的清晨,阳光如细腻的金丝,轻轻洒落大地,带着几分慵懒与温馨,宛如大自然为这寒冷静谧的季节,精心编织了一件温暖的披风。我们一家怀揣着对安顺美景的向往与民族文化的好奇,从贵阳启程,驱车两小时,驶向那个传说中“不可思议的地方”——安顺格凸河景区。

人们常说冬日景致萧瑟,然而在格凸河,冬日却赋予了它一抹别样的风韵,似一位淡妆轻抹的佳人,在静谧中诉说着她那如诗如画的故事。

格凸河,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着无尽的诗意与神秘,苗语中意为“跳花之地”。作为苗族的我,这更是心灵的归宿。它如大自然用心雕琢的一件瑰宝,静候着我们去细细品味,去感受那份独特的韵味。

初入景区,冬日的寒风似乎也被这片土地的神奇所融化,变得温柔而和煦。山间薄雾如纱,缭绕不绝,如同一位羞涩的少女,既朦胧又迷人,引领着我们一步步走向那片自然与人文交织的奇迹之地。

天神观景点,是我们此行的初体验。那日,天公作美,一缕暖阳恰到好处地穿透“穿山洞”,宛如天际的使者,携带着圣洁之光,轻轻洒落在河面上。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万物俱寂,唯有这束光,照亮了我们心灵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驻足凝视,任由那光线在脸上轻盈跳跃,心中涌动的,是对大自然无尽的敬畏,与对生命美好的深深感激。这光,是自然的诗篇,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这份宁静与祥和之中。

站在洞口,俯瞰格凸河,河水潺潺,清冽如初雪融化,清澈见底;远眺山峦,层峦叠嶂,云雾缭绕,宛如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那一刻,壮阔之情油然而生,此乃大自然之杰作,是人类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勇气与智慧的象征。仰望苍穹,悠悠悠悠;俯视图面,碧波粼粼,天神洞之名,实至名归。其下的天然石坝,犹如天坠落的巨石,巧夺天工,锁住蛟龙,令人叹为观止。

苗厅之奇幻,响水洞之幽奇,皆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走进苗厅之内,钟乳石千姿百态,或如仙人对弈,或似猛兽咆哮,宛如步入一个光怪陆离的仙境;站在响水洞中,水声潺潺,清脆悦耳,如同天籁之音,洗涤心灵,令人心旷神怡。而格凸河之穿洞群,更是自然之奇观,大穿洞燕王宫,壁画壮丽,万燕归巢,蔚为壮观;竖井深邃,国内罕见,引人探秘;盲谷之中,古河道遗迹保存完好,仿佛穿越时空的隧道,让人触摸到



格凸河 卢维 摄

历史的脉搏。格凸河之自然景观,固然令人心潮澎湃,而苗族文化之深厚,更是令人沉醉不已。苗族服饰,色彩斑斓,银饰闪耀;吊脚楼依山傍水,错落有致,既显智慧,又影和谐。苗族的悬棺洞葬、蜘蛛人徒手攀岩,独特习俗,彰显民族之勇气与智慧,如同璀璨星辰,照亮苗族文化之天空。

旅行之中,美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格凸河的小吃摊琳琅满目,紫云卤串串、炸串串等地方特色小吃味道鲜美,价格亲民。紫云花猪肉鲜鱼、滋味无穷;紫云红心红薯、格凸河鱼等地道风味让人回味无穷,也让人深感紫云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

格凸河景区不仅是中国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遗产,更将苗族文化的古老神秘与自然风光的秀美融为一体。亚鲁王文化源远流长,充满传奇色彩,洞穴壁画、古代石刻都是历史的见证者,展示着古人的生活与信仰之美。

冬游格凸河,最让我动容的是当地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对文化传承的坚守。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着这片美丽的土地,传承着悠久的苗族文化。在这里,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相互映衬,给予我们一次次心灵的洗礼和升华。

冬游格凸河,既为自然探索之旅,也为文化寻根之行。在此,我们感受自然之神奇魅力,也体会人文之深厚温暖。收获美景、美食、美景,更收获对生命、对宇宙之深刻思考。格凸河,此神奇美丽之地,将永驻心间,成为我们心中最宝贵之记忆,如诗如画,历久弥新。

腊月近 景色清

□李天斌

要不了几周,就将迎来今年的小寒。这意味着步入腊月,过年的氛围会渐渐浓郁起来。

“小”字和“寒”字,合在一起,仿佛一幅山水瘦削图,却又还不至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般的孤寂与沉重。正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所给予的注解:“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矣。”当然,此注解还有伏笔,即小寒过去,大寒到来,季节应当又是另一番景象。

小寒节气,通常已是三九连着四九的冷冻之时,可气温也还有缓和余地,并没到将人逼到火炉边不敢起来的地步。今年暖冬,不似从前,从小雪、大雪、冬至一直到小寒,再到大寒时节,雪总是下个不停。往往是,第一场雪还没站稳,第二场雪脚跟脚又落了下来,一个脚印跟着一个脚印,同时也把那寒冷层层推进,层层叠加。现在是,偶尔还能看见天空有亮光闪过,总觉得是阳光的影子,连带着也觉得那地底已有阳气开始酝酿。人也有了出门走一走的冲动。

对了,是这上山一趟了。自从回到村里,就只有这上山未曾去过。山名大坡,全是耕地,亦像往年一样栽满油菜。油菜已经长到三四寸高,青绿的身影在几滴雨水的映衬下,汁液仿佛饱满欲滴似的。可是也有萧瑟的感觉。原因是那油菜栽在一块块的旧屋基里。旧屋基的历史应该比村子还要古老。或可以说,早在村子建立前,就有村子从此消失了。从前跟了父母从这些旧屋基上山去耕种,总会想象着从前人家在此生活的场景。一份世事无常的叹息一直在心里生长。秋天从山上背了一箩筐玉米,下到旧屋基时人就累了,就要将玉米放在某家从前的屋檐下休息,总会感慨一番。

旧屋基里还有墓,很老,由此可知屋基就更老了。只是我真的想知道,曾经在旧屋基里生活的该是怎样的一个村子,村子里该是怎样的一些人,他们后来的消失,是因为寻找到了更为美好的居所还是因为自然的灾害甚至是瘟疫或是兵祸之类,总之就像握住一缕空荡荡的风,那种时间和命运的虚无感总是在一个个的旧屋基里忽明忽暗。总是想,曾经村子的土地之上,究竟还发生了怎样或



黔东时节的安顺城区 卢维 摄

欢喜或忧伤的故事?一些人走了,另一些人来了;一些人来了,另一些人又走了,那些来来去去,让一块土地的经纬,总是缥缈茫茫。

还未上山,先被一片树木挡住了去路。树林里长满了各种野草,只是经过秋天后,就都枯了下去。但也因为枯了下去,显得更加繁茂,一排排枯黄的颜色,以碾压的姿势,直接将每一个空间紧紧遮住。曾经的路径都被淹没,寻不到半点人迹。倒是我的突然撞入惊动了树林里的鸟雀,一只只像爆豆子一般突然炸裂起来,从东树飞到西树,从北枝飞到南枝,找不到方向的样子。再仔细看去,原来是一群麻雀。这倒又让我吃了一惊。在我的印象里,麻雀最是喜欢人间烟火的一群,总是栖身于人家的山墙洞,有的直接就住进了某个屋檐下燕子丢弃的巢穴,也总是成群结队地落在人家场院里,甚至就像人的邻居一样,彼此日出日落,看着各自的生活。而眼前这一群麻雀,显然远离了人间烟火,只独自在深山经历春夏秋冬。

扒开草丛,越过缠绕的荆棘,却先到了川洞。川洞是村里的绝地。说是绝地,是因为行路至此,一条路便坠落成一条深洞,直塌塌陷下去五六百米,并且洞里很开阔,一去便是好几里,只是四周均被岩石铁桶般围住,没有半条出口。不过,这似乎并不是我所在意的,我在意的是,从前每到此地,心都免不了一阵悸动。

那时想,路总是连着路的,一条路没了,另一条路也同时出现了,路对人而言,该是永无穷期的。而现在,路到川洞,便是真的没了。

也罢,且不要再计较这路的有无。有与无,都是客观的存在和际遇。有路就继续走下去,无路就折转身,都可以算得上身心的一份安泰。那么,就真的折转身,绕过另一块旧屋基,直接往山顶去走走吧。山顶有寺,名腾龙寺。山并不见高大雄奇,寺名却取得极有气势,仿佛万万菩提,全都归于那一缕气脉似的。寺庙已经不存,就连从前的残砖断瓦,也快要消失殆尽。寺门前有两只石狮子,一只被砸断了头,另一只躲过一劫,却也像被砸倒在草丛中,失去了往日的气势。但在村人心里,那香火亦仿佛被点燃,一如从前似的。谁家有人生病了,用药的同时,也到腾龙寺拜拜。虽然病照样拜不好,可拜一拜,心里便得到了安慰。也因此,腾龙寺总被人放在心上,并成了乡村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于我,跟腾龙寺也有些缘分。听母亲亲说,我小时因为多病一直不会说话,直到五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在那里种玉米,一个村人不断逗我说话,在他的诱导下,我终于说出平生第一句话。村人倒不以为然,只是母亲却信了。

跟腾龙寺并排而居的,还有某户人家,到现在还能看见那破壁烂檐,仿佛曾经生活的氣息正从那里一点点渗透出

来。已经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户人家了,他们的姓氏,他们的生平,已经无法寻觅。唯有作为腾龙寺的邻居,却要算得上奇观。只是如今这一切都已过去,除了荒寒的草木,以及一地遗址,一切都已过去。包括村子、村人在此留下的印迹,都成了过去。

有冻雨落了下来。现在,冻雨数不清落了多少场。只知道自从大雪时节起,冻雨就没有停歇过。冻雨落在远处,近处的草木上,那山清水秀的样子,就又在孤寂与沉重靠近了一步,那山那水也更加空落,就连远处可见的高楼和道路,也都空落了。有那么一刻,就连刚才被我惊动的那些麻雀,也都一起止住了声音,山上显得空空荡荡。而我,是不是该下山了呢?

下山时,却发现一路上都长满了鹅儿肠。鹅儿肠在此时依然一身青绿,仿佛这小寒时节跟它们并无什么特别的联系,一方面小寒不断地往人间降下寒凉,一方面鹅儿肠却在人间散发着蓬勃的生机,正是彼此互不干涉,也互不相欠。鹅儿肠细的,弱弱的,却密密麻麻地,总要占据相当宽的位置方才罢手。也总是结伴而行,从不以单株示人。仔细一想,这不就是一切弱小者向来的生存智慧么?也正是这样,才让它们在充满竞争的大地之上终有露头的一日。这不,就在此时,在远山近水都显得空空荡荡之际,它们却探出了青绿的身子,也不等春风荡漾,就让人们嗅到了春的气息,看到了春的希望。

而真要说起这鹅儿肠,它竟然跟腾龙寺一样,亦是我生命不可忘却的故事之一。大约在我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患了某种怪病,全身浮肿无力,跑了多家医院也查不出病因。后来父亲四处寻找偏方,其中就有用这鹅儿肠煎了鸡蛋(当然也不知是否就是这一偏方治好了我的病)服用,但从那时起,一株鹅儿肠,除了它所赋予的生命寓意外,我对它又多了几分情谊,总觉得自己之后能在世上行走,也有它的一份功劳;有时还觉得在自己的身体里,就有一株或是无数株鹅儿肠正在那里生长,年复一年,绿了又枯,枯了又绿,一年年,让我有了面对一株草木的感谢与感恩。



黄菓树